



宋元通鑒

五十八之九

宋
欽宗



特 別
U8
3719
18



3719
18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八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

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五十八

丙午一年

欽宗一

靖康元年春正月丁卯朔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自
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
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監察御史

余應求

余應求上疏曰大公至正之道不行於時久矣人懷

私意士失常心廉耻道喪名節不立詔諛相夸詐誕

空頭語大
多

成風以全身保位為賢以竭忠盡節為愚以奔競進
取為能以恬退自守為拙以刻剝辦事為有才以重
厚長者為無用廢直道而徇私情背公家而任已恩
財賄交通於權門侈靡濫溢於私室憎廉潔為矯詐
惡正直為介僻敢言者謂之狂妄正論者謂之迂闊
奮不顧身者眾必沮之賢而有才者則妬忌之昔君
忘國不啻路人卑賤之態甚于狗彘禮教陵夷風俗
大壞日益滋甚莫可禁止原其所以致此者實用事
大臣非其人無以倡導之故也夫大臣者百寮之表
萬民之視效也太臣欺君而罔上故小臣誕謾以求

李光

合大臣持祿以固寵故小臣僥倖以求進大臣貪冒
而不法故小臣並緣而為姦大臣聲色以自娛故小
臣奢縱以相高夫公卿士大夫所為若爾欲望士行
之正直風俗之純厚豈不難哉願下明詔申嚴訓飭
一有不悛重寘于理庶幾士風丕變民俗歸厚以副
陛下維新之政以李光為右司諫光奏東南財用
盡于朱勛西北財用困于李彥天下根本之財竭于
蔡京王黼名為應奉實入私室公家無半歲之儲百
姓無旬日之積乞依舊制三省樞密院通知兵民財
計與戶部量一歲之出入以制國用選吏考核使利

通鑑卷五十八 宋紀四十九 徽宗

親征

源歸一 戊辰金幹南不陷相濬二州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亦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已巳何灌奔還帝聞金將幹南不渡河即下詔親征詔曰朕以金國渝盟藥師叛命侵軼邊鄙劫掠吏民雖在纘承之初敢忘

潘良貴

付託之重事非獲已兵出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應親征合行事件今有司並依真宗皇帝幸澶淵故事以待郎李綱為親征行營使吳敏副之聶山參謀軍事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奉上皇東行以避敵 詔自今除授黜陟及恩數等事參酌祖宗舊制罷內外官司局所一百五處以吳敏知樞密院事李稅同知院事 召潘良貴入朝良貴金華人初以上舍釋褐為辟雍博士遷秘書郎時宰相蔡京與其子攸方以爵祿鈞知名士良貴屹然特立親故數為京致願交意良貴謝絕除主客郎

中尋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至是召還賜對帝問孰可
秉鈞軸者良貴極言何處唐恪等四人不可用它日
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扶危持顛之相何不直指非博詢于下寮
明揚於微陋未見其可當國者指為狂率黜監信州
洵口排岍王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
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黼
事下開封尹聶昌昌遣武士躡之及於雍丘南戍之
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于誅大臣託言為
盜所殺李彥賜死並籍其家朱勗放歸田里勗以花
石取媚流毒生民踰二十年積官至寧遠軍節度使

聶昌止此
一事可錄

居蘇州公肆培克其園池擬禁籟服飾器用上僭乘
輿又託挽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聲燄熏灼東南
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邪人穢夫候門奴事時謂東
南小朝廷上皇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
大畧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一門盡為顯官駟僕亦
至金紫天下為之扼腕至是凡由勗得官皆罷時二
府多宣和舊人秘書郎陳公輔言蔡京王黼用事二
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唐重師驥為太宰李邦彥引
用謝克家孫覲為纂修蔡攸引用及邦彥作相又附
麗以進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

陳公輔

通鑑卷之八十八
欽宗

相大臣之過。願擇人臣中朴茂純直能安貧守節不附權倖忼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耻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庚午。上皇如亳州。於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環立第舍。及自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路者百餘人。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為自全之計。京師戒嚴。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

只用李綱
一人兼將
相之任則
庸相必逐
而諸大卿
亦歸一

可乎。帝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自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歿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為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

燕越二王

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
且中宮已行卿等毋執朕將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
決不可留綱泣拜俯伏以歎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
以固守為然帝意稍定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
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倉皇受命是夜宰臣
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欲詰旦決行質明綱趨朝則
禁衛環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
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歿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
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歿
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虜騎已迫知乘

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乃召中
宮還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

古中曰當虜人之入寇也人以為車駕不當守京
城使其從行幸之計可以無蒙塵之禍乎曰靖康
之禍在於無備而不在於守與避也為靖康計者
固當避狄而亦非倉卒之可避也使其早從幸關
中之謀乘虜未至則車駕行幸猶可以達否則早
從上皇治兵西京之訓集天下勤王之師京城或
可以守虜既迫京師而謀避狄乘輿一出禁衛聞
虜至而四潰矣此李綱所以不主其議也

不宜幸而
宜備如漢
三輔屹然
雄鎮以備
不虞此急
看也

通鑑卷五十八 宋紀
辛未帝御宣德樓宣諭六軍始定固守之議命李綱
為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侍衛都指揮使曹瑛副
之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日隸習之
戰守之具粗畢而金人已抵城下矣 太宰白時中
罷以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趙野為門下侍
郎王孝迪為中書侍郎蔡懋為尚書左丞 壬申金
人渡河遣使督諸道勤王兵入援 癸酉翰離不軍
抵都城西北據牟駝岡天駟監獲馬二萬匹芻豆如
山蓋郭藥師熟知其地故導金兵先據之帝召羣臣
議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為擊之便帝竟從

邦彥計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
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
以火船數十順流而下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
列布拐子城下火船至投石碎之及運蔡東家山石
疊門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眾百餘人
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至旦乃退 甲戌金
使吳孝民入見問納張葢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
且言曰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
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
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棬綱曰安危在此一

舉臣恐李栻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栻使金軍栻
至韓离不盛兵南向坐栻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
喪膽失其所言韓离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
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
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
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
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
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目一紙付栻遣還
栻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中
王洵等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 甲

戊以唐恪耿南仲並同知樞密院事 乙亥金人攻

何灌死戰

天津景陽等門武泰節度使何灌力戰而死 丙子

李栻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
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
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
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于遣
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
以不可者宿留數日太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
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
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

必然之策

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并持三鎮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為質以求成詔稱金國加大字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始達金營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也辛巳道君皇帝至鎮江以路允迪僉書樞密院事金人

蔣興祖死節

馬忠

陷陽武知縣事蔣興祖死之興祖宜興人之奇之孫也甲申都統制馬忠以京西募兵至擊金人于順天門外敗之金師暫斂西路稍通援兵得達乙酉路允迪使黏罕軍于河東丁亥种師道督涇原秦鳳兵入援師道至洛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

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臣以議和，非也。」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臣在西土，不知京城。臣今觀京師，周迴八十里，如何可圍？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不可攻也。請於城內劄營，而城上嚴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師，不踰數月，虜自困矣。如其退，即與之戰。四鎮之地，不宜割與。帝曰：「業已講和，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

輿入朝。金使王訥在廷，素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也。」自虜渡河，京師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出入，民始安之。又請緩給金幣于金，俟彼情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帝命師道于政事堂，共議。師道見李邦彥曰：「京城堅高，備禦有餘，當時相公何事，便講和？」邦彥曰：「以國家無兵故也。」師道曰：「不然，凡戰與守，自是兩事。戰或不足，守則有餘。京師百萬衆，盡皆兵也。邦彥曰：「素不習武事，不知出此。」師道歎曰：「相公不習兵，豈不聞往古守城者乎？」又曰：「聞城外居民悉爲賊殺，掠畜產甚多。」

亦爲賊有當時既聞賊來何不悉令城外居民撤去屋舍移其所畜盡入城中乃遽閉門以遺賊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之際不暇及此師道笑曰亦大荒忙耳左右皆笑時議人人異同惟李綱與師道合而邦彥不從以楊時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時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攝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

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北聚米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奸巨猾借應奉之名家奪民財不可數計天下積怨鬱而不得發者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上皇引咎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叙遷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而大臣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何賴焉童貫爲三路總帥虜人侵疆奔軍逃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遁宜以軍法從事正其典刑以爲不忠之戒自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遂有是命乙未貶梁師成爲彰化節

度副使師成晚年益通賄謝士人入錢數百萬以獻
頌上書為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帝前嚙嚙升
降之其小吏儲宏亦與科甲而執役如初師成貌若
不能言然陰鷲遇間即發王黼嘗為鄆王楷陰畫奪
宗之計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搖及上皇東幸嬖
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
既疏其罪惡布衣張炳亦以為言遂貶令開封吏護
送至貶所行及八角鎮賜死時朝廷日輸金幣于
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
李綱言金人貪婪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

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
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
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
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
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機取誓書復三
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
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素為山西巨室姚平仲以父
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
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
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

种姚合力
出奇速擊
未為不可

種師中

種與姚不
協李又與
種不協如
國事何

平仲不終

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才八日帝
以為緩平仲請先期擊之 二月丁酉朔姚平仲帥
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离不及取康王以歸
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
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幹离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
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
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
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
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
彥等畏懦皆不果用 金幹离不召諸使者詰責用

真主

胎笑千古

虛意氣

兵違誓言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金人異
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它王為質汭至李邦
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 戊
戌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時宇文虛中聞
汭京急馳歸收拾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
李邈領之令駐于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
皆潰虛中繼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辯却營非朝廷
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 庚子太學
諸生陳東等上書于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
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

何愛於諸庸臣

國無備禦又不用正人言割與不割皆非也

昌趙野王孝趙蔡懋李悅之徒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弃河北也弃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切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况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勗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之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邦彥等不為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李綱罷命一傳兵

虜與邦彥等原是一人

王宗澆

民騷動至于流涕咸謂不日為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間外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識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眾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眾莫肯去搥壞登聞鼓喧呼動地殿帥王宗澆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眾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眾鬱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聞封府王時雍麾之不退執政慮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于衢且請以禮起李邦彥楊時言士民

執政漏死

通鑑卷五十八 宋紀 欽宗

綱為相師
道為將擇
小人之尤
者貶竄誅
死尚可為
也

出于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彥首畫遁
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上和議罷李綱而納誓
書李稅奉使失詞惟虜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所同
弃而敷告中外乃推一人和議之功非先王憲天自
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上從之領戶部尚書
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
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促師道入城
彈壓師道乘車而至眾塞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
聲喏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為首者禁伏闕上
書王時雍欲致大學諸生于獄人人懦恐會朝廷將

用楊時為祭酒遣聶昌詣學宣諭然後定吳敏欲彈
劾議奏東為大學錄東力辭以歸

呂中曰自女真叛盟以來朝廷乍和乍戰人才乍
賢乍否何其洶洶多變之甚也寇至之初始謀避
狄以李綱所言而更為城守之計既以堅守又以
李邦彥一言為單辭之請師道既至又以師道一
言而為不和之謀師道方逞堅守不戰以困虜未
幾以姚平仲一言而為急擊之舉姚平仲既敗又
以李綱种師道為誤國而罷之諸生伏闕又以李
綱种師道為可用而復之及其後也又以臺諫之

大誤在此

寸斬何辭

和不成和
戰不成戰
如病狂喪
心然

言而逐之李綱方議備邊師道亦請防秋朝廷之
議略定曾未再閱月而吳敏耿南仲謝克家孫觀
又以三邊為可割和議復行矣吳敏本主和議未
幾復留虜使陰結遼人又以為女真藉口之資矣
二酋已分道入寇朝廷尚集議者問以三鎮存弃
之便不使金人之至則下清野之令未幾傳言寇
猶未至則又令清野更不施行戰者不決於戰和
者不一於和至于城已被禍已至而議猶不一心
猶不忠終始一歲之中多變若此大抵上下之心
稍急則恐懼而無謀稍緩則遲遲而又變其謀精

康之禍蓋坐此也慶曆元祐專任君子而去小人
紹聖崇寧以來專任小人而仇君子靖康之際君
子小人雜用焉嗚呼可不戒哉

商英何取

冒刃至金
亦云銳矣
而三鎮之
割肅王之
質不出一
言何也

壬寅追封范仲淹魏國公贈司馬光大師張商英太
保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廢苑囿宮觀可以與民
者宇支虛中冒鋒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
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康
王至金幕府見幹商不辭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
王洵隨虛中入城夏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并駙
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鎮界

方還軍先是康王在金營與金國太子同射連發三矢皆中的連珠不斷金人謂此必將官良家子非親王也乃更請肅王為質 癸卯帝命肅王樞為質于金乙巳康王張邦昌自金營還 以徐處仁為中書侍郎宇文虛中僉書樞密院事蔡懋罷 詔割三鎮地以界金初金人犯咸豐門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眾無不奮躍稍稍引却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閣門使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失肅王從之京

金兵甚強
惟有擊其
惰歸奈奸
庸當路何

呂好問

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李邦彥立大旗于河東河北有擅出兵者並依軍法种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領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楊時上疏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我太祖太宗自戰而後得之一旦弃之北人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歿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為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畧疏上帝詔出師而議

者多持兩端時又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又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 戊申赦天下且詔諭士民自今庶事並遵

虛文

用祖宗舊制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復罷 巳酉罷宰執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詔用祖宗故事擇武臣得軍心者僉書樞密院邊將有望者為三衙 庚戌李邦彥罷邦彥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而已都人呼為浪子宰相 以張邦昌為太宰吳敏為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耿南仲李棨為尚書左右丞 辛亥宇文粹中罷 時姚古種師中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境勿輕動以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

大挫稅會

通鑑卷五十八

宋紀 欽宗

一

無成功。癸丑，種師道罷中丞。許翰上疏曰：伏見罷師道提舉中太一宮，中外聞之，悵然失色。師道沉毅有謀，山西將士人人信服。素聞其賢，朝廷以為老無計策，不可復用。晉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用趙充國之老，卒能成金城之功。終漢世無西戎之患，自呂望以來，用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則師道之老未為不可用也。今無故解其兵柄，使士氣消沮，民心疑惑，臣竊恨之。上曰：師道老矣，當使卿見之。令相見于殿門外，師道寂無一語。翰因言：姚平仲城下用兵之失，以感發之。師道始言我

衆彼寡，當分兵結寨，守要地，使餉道不通，挫以持久，可破也。翰深歎息，其言復上奏。師道智慮未衰，方時多故，而虎臣置之散地，非策也。帝不聽。翰又言：金人此法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亦不聽。

● 吊中曰：精康君子皆主不棄三鎮之說，而金人卒以叛盟，然則不棄三鎮之說非歟？曰：精康未始不棄三鎮，特有不棄之說耳。使真不棄虜安能為我患？使蚤以三鎮與虜，虜又能守盟約乎？河東河北

留一段正
論以解免
於後世亦
是宋君子
格式

有版臣無
叛民

天下之心腹此斷不可弃也。吾誠不弃，固當外為
弃之謀，以不怒虜人而陰為援之實，以救三鎮此
忠臣義士也。今一人言弃之便，則不復念軍民守
國之忠；一人言不弃便，則下尺寸不可與人之詔
而未嘗遣一人一騎為之援，是其所謂不可尺寸
與人者，徒以激虜之勢而反以孤忠臣義士之心。
河東河北無一人負朝廷而朝廷之負其民多矣。
自古蓋未嘗有數十萬不叛之民而不能守其國
者。河東河北之民死不忍忘君父，自宣和迄于紹
興，迨十年並不肯降虜。祖宗之德淪肌浹髓，隨至矣。

使其合十萬以為一，誰能陷之？所以不能當者，特
以權輕兵寡勢孤力分，迄為金人所困耳。朝廷坐
視其困，其為弃師弃民大矣。猶可謂之不弃三鎮
乎？粘罕已據太原，幹離不已，陷真定，兩河咽喉已
塞矣。而朝廷至是猶集議存弃三關地，孰便？臣下
尚相持弃不弃之說甚矣，其可痛也。金人嘗謂吾
使曰：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大抵國家之患
在於多虛文而少實效，多議論而少成功，安得不
為虜所侮乎？

以楊時兼國子祭酒時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

太學生見
得真道得
破在臺諫
之上

張孝純守
城
一面答使
一面出兵
可也奈何
以孝純為
孤注

金入南北
關
張確趙伯
臻守城死
戰

宜書是科
得入中以
此知脫遺
多矣

誅梁方平

賈侏脫身
妙法

生留李綱種師道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因召對時
言諸生忠于朝廷非有它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
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用之 甲寅貶
蔡京為秘書監分司南京童貫為左衛上將軍池州
居住蔡攸為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時三人皆
從上皇行以陳東之言故貶 先是粘沒喝攻太原
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
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韓侂不
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而
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劉光世軍皆

為所敗平陽府判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曰
關險如此而我乃得越南朝可謂無人矣既越關知
威勝軍李植以城降乙卯攻隆德府知府張確乘城
拒守或欲降確叱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乃率通
判趙伯臻力戰皆死之確字子固汾州宜祿人元祐
間進士 辛酉梁方平坐奔河津伏誅王孝迪罷為
醴泉觀使 命給事中王雲侍衛指揮使曹曠使金
國 乙丑御殿復膳丙寅下哀痛之詔于陝西河東
以聶昌為東南發運使未行而罷初上皇南幸童
貫高侏等以兵扈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

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為變朝議以聶昌為發運使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劔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昌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 金粘沒喝還雲中留軍圍太原 三月戊辰李梈罷已已張邦昌罷議者以邦昌私於敵故粘沒喝復至社稷之賊也遂罷 以徐處仁為太宰唐恪為中書侍郎何臬為尚書右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初帝召處仁問割三鎮是否處仁言不當棄與英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

李綱斥唐恪之奸於此亦略見

遂拜太宰都人傾望咸謂處仁將有所建明既至當軸殊無嘉策時進見者多論宜和問事唐恪言于帝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之心哉東攸貫黼之徒既從鼠斥姑可已矣它日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為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庚午字文虛中罷言者劾其議和之罪出知青州壬午詔金人叛盟深入其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梈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金人要盟終不

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种師道為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姚古為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師道無兵自隨乃請合山東陝西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離不遂出境

將權果一
何須上請

癸未遣李綱迎太上皇于南京先是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于鎮江人情危駭既而太上皇后先還或謂后將由端門直入禁中內侍輩頗勸帝嚴備帝不從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之意不可測綱曰此無它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蚤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它也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強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太

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以逃其責。邪。陛下回鑿，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庚寅，姚古復隆德府。辛卯，復威勝軍。甲午，康王構爲集慶建雄軍節度使，命陳東初品官賜同進士出身，辭不拜。夏四月戊戌，夏人因金兵內侵，乘虛盡取河外武州等八館之地，因攻震武城。兵馬監押朱昭募驍銳兵卒千餘人，薄其營，鼓譟乘之。夏酋悟兒思齊介冑持干盾。

朱昭死戰

邀昭曰：大金約我夾攻京師，太原日暮且下，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昭因大罵，引弓射之，衆走。復集虜圍城，昭召諸技曰：城圯壞，難支，妻子不可爲賊污，乃手刃之，納尸井中。復帥兵搏戰，歿之。昭字彥明，府谷人。金襲夏，取之。己亥，太上皇至京師。初，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至于堯舜；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佛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

通鑑卷五十八 欽宗

通鑑卷五十一 宋紀
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因求去帝不允置詳議司以徐處仁吳敏李綱三人領其事又擇官檢討分六房期以半年去一切之政羣臣以爲與熙寧條例司崇寧講議司相似條例司欲變祖宗法講議司欲制禮作樂以文太平今欲破觚斲珉以濟艱難其相似者乃名也而不相似者實也上弗信言者不巳尋罷詳議司 癸卯立子諶爲皇太子 以耿南仲爲門下侍郎庚戌趙野罷癸丑貶童貫安置郴州令吏部攻覈濫賞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

皇太子諶

朱勛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幣吳越山東茶鹽陂田之利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後死書藝局文字庫等之費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采效用宣力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所得爵賞悉奪之 甲寅以种師道爲兩河宣撫使 己未復以詩賦取士禁用王安石字說 壬戌追政和以來道官處士先生封贈奏補等敕書 乙丑再貶蔡攸節度副使安置朱勛于循州 召河南尹焯至京師時种師道武。彥。薦焯有。此。章。織。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

召真儒

通鑑卷五十一

宋紀

徽宗

三

梅執禮

邵溥

胡安國

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焯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特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焯韜藏國器不為時用未副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拔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報五月戊辰國子祭酒楊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

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晉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

公論微明
復大晦豈
非天哉

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楊時目爲邪說羣論籍籍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解上疏詆時孫覲上言時曩與蔡京諸子游衆議攻京而時乃

曰毋攻居安居安乃京長子攸之字也於是罷時祭酒詔改給事中時又言元祐黨籍中唯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于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垣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弃去丁丑以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與姚古進軍相爲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

許翰不終

畜牧覘者以為將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
 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
 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及
 張灝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
 陽之右坑為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
 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
 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
 兵飢甚敵知之悉眾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
 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
 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

師中死戰

金完顏活女

四創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歿諸軍
 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
 隆德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于廣州贈師中
 少師京師自金兵退遂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
 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輒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姚
 古种師中敗种師道以病乞歸乃以綱為兩河宣撫
 使劉韜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濟為制置副使以代
 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
 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
 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

帝書裝度
傳翰書杜
郵翰可斬
也

朝廷帝以其爲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
遣行之意乎此非謂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
辭爾公不起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
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裝度傳以賜之宣撫
司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
庶事皆未集綱乞展行斯上批以爲遷延拒命趣召
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
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于朝使既行之後無有
沮難則進而歿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
自度不能有爲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

聶昌不終

臣之羨上爲感動陞辭又爲上道唐恪聶昌之姦任
之必誤國言甚激切甲辰路允迪罷乙巳謫左司
諫陳公輔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指爲李綱之黨公
輔因自列且辭位復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
原乃爲大臣所陷後必敗事時宰怒其言斥監合州
酒務丙辰太白熒惑歲鎮四星聚張壬子天狗星
隕有聲如雷壬戌彗出紫微垣長數丈北拂帝座掃
文昌大臣有謂此乃夷狄將衰非中國憂也提舉醴
泉觀譚世勣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惑
其諛說禮部尚書陳過庭奏曰以陛下恭儉憂勤仁

譚世勣

民愛物施於四海不宜致此災異凡明於天象者皆曰此金賊滅亡之象誕稽之天理驗之人事金賊殘暴自取滅亡決有是理雖然天道幽遠儻以幽遠而忽著明之戒似非古先哲王正厥事以應天變之義况戎狄未殄寇盜未平主威未振國勢未強權綱未舉紀律未嚴是非未明賞罰未當罪人已得而未加明刑寬詔已頒而未蒙實惠倉庫未盈私室未富貴近之列未得正人州縣之間未皆廉吏命令數下而數易差除屢報而屢移朝有姑息之政吏多冗濫之負如是則星象垂戒其可忽乎切自警畏內修德外修

政進君子退小人獎廉潔蠲苛擾修兵甲選車徒備邊陲儲糧食恤民隱去冗吏除弊源庶幾去災爲福矣 詔除民間疾苦十七事 金置元帥府以諳班

金斜也馬

撻懶兀室

闡日及

字極烈斜也馬爲都元帥粘罕幹萬不爲左右副元帥撻懶兀室爲左右監軍闡日及耶律余覲爲左右都監是時粘罕兀室余覲三大酋貽笑千古棄太原北去往返千有餘里避暑及秋乃還而中國援兵雲集不能解太原之圍失計甚矣 高麗王楷遣使奉表稱藩于金一依事遼之禮金遣高伯淑報之且以保州與之自是朝貢不絕 秋七月乙丑朔除元符上書邪等

通鑑卷五十八 宋紀
之禁乙亥竄蔡京于儋州攸雷州童貫吉陽軍趙良嗣柳州乙酉詔蔡京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量移是日京歿于潭州京字元長興化仙游人熙寧三年進士天資凶譎舞智御人與童貫相結因得驟進在人主前顛狙伺爲固位計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匍伏叩頭無復廉耻見利忘義至于兄弟父子自爲秦越暮年即家爲府營進之徒俱集其門輸貨僮隸皆得美官奔紀綱法度爲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廟之禍雖以謫歿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 辛卯遣監察

誅童貫

御史張澈誅童貫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宮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貫狀貌魁梧瞻視壯偉頤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疎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饋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煽翕赫庭戶雜選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于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它事劾反得罪遂歿窮奸稔禍流毒四海死不足以償責 遣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趙良嗣函首赴闕懸于市良嗣本燕人馬植夜見童貫

誅趙良嗣

胡舜陟

于盧溝遂薦諸朝改易姓名結成邊患禍及中國至是御史胡舜陟請誅之 李綱赴兩河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絕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幹屯遼州募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

以不受節制敗

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於是劉幹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幹兵潰潛與敵遇于關南亦大敗 是月楊時言宣仁皇后保佑哲宗枉被誣謗久而未明乞行改正昭洗王珪為臣不忠之名追奪蔡確冒受封贈之典上從之令侍從官共議改修宣仁皇后謫史 八月丙申復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 庚子河東察訪使張灝與金人戰于文水敗績丁未幹離不犯真定戊申都統

改史

通鑑卷五十八

三

可求顯思
正敗績

范世雄
綱疏入不
專節制而
及止進兵
豈不付之
一擲

制張思正等夜襲金人于文水敗之巳酉復戰師潰
歾者數萬人思正奔汾州都統制折可求師潰于子
夏山於是威勝隆德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
皆空金人乘勝攻太原李綱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
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
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為宣撫判
官可恨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
罷遂代還金粘沒喝幹离不復分道入寇先是朝
廷以肅王為彼所質亦留其使臣蕭仲恭以相當踰
月不遣其副趙倫懼不得歸乃給館伴邢偉曰金國

是時所乏
者非將也
乃相也

有耶律余覲者領契丹兵甚眾貳於金人願歸大國
可結之以圖幹离不及粘沒喝執政以仲恭余覲皆
遼貴戚舊臣而用事于金當有亡國之戚信之乃以
蠟書付倫致之余覲使為內應仍賜倫銀絹倫還見
幹离不即以蠟書獻之幹离不以聞于金主晟又麟
府帥折可求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
復怨于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為
粘沒喝遊兵所得復以聞於是金主晟甚怒以粘沒
喝為左副元帥幹离不為右副元帥分道南侵粘沒
喝發雲中幹离不發保州 戊午許翰罷巳未徐處

大敵臨境
庸碌滿朝
敗可知已

仕吳敏罷以唐恪為少宰何棗為中書侍郎陳過庭
為尚書右丞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僉書院事翰
處仁主用兵而吳敏耿南仲欲和論議不合處仁又
與敏爭于帝前處仁怒擲筆中敏面鼻額為黑南仲
與唐恪聶昌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中丞李回論
之於是俱罷初敏以聶昌猛厲可使助已自衡州召
知開封府不數月拜同知入謝即陳扞禦之策曰三
關四鎮國家藩籬也開欲以昇敵一朝渝盟何以制
之願勿輕與而檄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
簡禁旅以備出擊壅河流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

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墮吾網中矣臣願激
合勇義之士設伏開關出其不意掃其營以報帝壯
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宜行事未幾言者論敏因蔡
京進用安置涪州敏年少多不習事軍期緊急敏不
留意時語云敏不理太原而理太學不理防秋而理
春秋不理砲石而言安石不理肅王而理舒王蓋譏
其不切事務故也 庚申遣給事中王雲使金軍先
是遣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言幹
離不止索歸朝官及所欠金銀粘沒喝則深諱金銀
專論三鎮至是乃遣雲往許以三鎮賦稅 九月丙

王稟
方笈
韓恹
孫翊

寅金人陷太原始粘沒喝久攻太原不下乃於城下築舊城居之號元帥府已而歸雲中留銀朱大酉攻圍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沒喝自雲中復至乘勝急攻帥臣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稟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方笈轉運韓揆等三十六人皆被害初朔州守臣孫翊河東名將也領兵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翊離朔未幾而朔已降虜翊麾下多朔人沒喝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軍遂叛翊及戰乃爲麾下所害時府州

守臣折可求亦統麟府之師二萬涉大河由崑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爲虜據關不克復越山取道松子嶺至于交城遇沒喝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勞不敵逸亦遂敗

按金人犯太原孫翊折可求皆領兵赴援可謂勤矣但其於兵法未之深究也當粘沒喝自雲中悉衆攻太原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不數舍可求在府州東去雲中路近于交城更無阻隘若翊與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并力以搗雲中時沒喝妻子玉帛盡在雲中彼必倉皇歸救太原之

軍自可從後襲之。孫臏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粘沒喝失意，則韓萬不亦喪氣矣。識者以是借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策也。

誅攸脩勛

蔡攸與第脩及朱勛伏誅。先是竄勛循州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它物稱是言者。又論攸與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驕奢淫泆，載籍所無。於是遣使即三人所至斬之。丁丑，以王寓爲尚書左丞。戊寅，罷李綱知

劉珪

揚州，謫中書舍人劉珪、胡安國于遠州。安國初爲太學博士，蔡京惡其異己，會安國舉永州布衣王繪、鄧璋遺逸，京以二人乃范純仁、鄒浩之客，置獄推治。安

王繪

鄧璋

國坐除名。張商英相始得復官，帝即位召赴京師，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語甚剴切。日昃始退。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間于帝，帝不爲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污。如安國者實鮮。」遂除中書舍人。及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罷知揚州。舍人劉珪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濟言珪爲綱遊說，珪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解越職論事。耿南仲大怒，何臬從而擠之，遂出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

用李綱以
總節制斯
可矣

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
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之小事為不必言至于大事
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 丙戌以李回
為大河守禦使折彥質為河北宣撫副使從何臬之
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為四道建三京及鄧州為都總
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
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
直孺總東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
賞緩急則以羽檄召之入衛京師 夏人陷西安州
冬十月癸巳胤李綱言者謂綱專主戰議喪師費

王淵
李質

財又指言十罪責授節副建昌軍安置尋以綱上疏
辯論謂退有後言再謫于寧江 丁酉种師閔及金
幹离不戰于井陘敗績幹离不遂入天威軍犯真定
先是真定帥劉幹守禦備具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
練士卒數千皆可用虜不敢犯是時真定在河朔最
為堅壘上以太原危急命幹守遼州以據其險又辟
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邈措置無策至是虜
攻甚迫鈐轄劉翊率眾晝夜搏戰久之城陷翊巷戰
麾下稍稍散亡翊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
因挺刃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歿李邈被執北去 戊

劉翊死節

通鑑卷五十八 宋紀
戊金人遣楊天吉王訥等以書來責問契丹梁王及
余觀蠟書并元割三鎮體貌甚倨持其書于上前曰
陛下既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上
曰此乃奸人所爲也卑詞反覆深明其非朝廷之罪
虜使請必割三鎮且求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
號仍索親王詣彼軍前陳謝 罷御史中丞呂好問
時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
攻畧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
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勒王之師于畿邑
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

張克戩一
門欲節

延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
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閱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庚子金人陷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扞禦城破猶巷
戰不克乃衣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
八人金人葬于州之後園羅拜設祭克戩字德祥開
封人侍中耆之曾孫也舉進士先爲吳縣令執法持
平歷庫部員外郎知汾州久與虜抗具述危苦之狀
募死士間道言之朝不報至是力竭盡節兵馬都監
賈亶亦死之 金人攻平定軍 辛丑上聞河東已
失太原河北已失真定大以爲憂下哀痛詔徵兵于

賈亶死節

四方命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得便宜行事
丙午召种師道還先是師道駐兵河陽虜使王訥
來禮甚倨知虜必大舉即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
以守禦事付將帥朝廷謂其怯召還既至病亟不能
入見矣 丁未以馮澥知樞密院事 庚戌以范訥
為河北河東宣撫使代种師道也 壬子命尚書左
丞王寓副康王使幹离不軍寓辭不行戊午貶寓為
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命馮澥代行 辛酉种師
道卒師道字彛叔世衡之孫也少從張載學以廩補
官為山西名將上皇任宦豎起邊釁師道之言不售

劉銓杜翊
世死節

卒基南北之禍惜哉 十一月丙寅夏人陷懷德軍
知軍事劉銓通判杜翊世死之 籍譚積家 詔止
援兵時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
赴闕會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語同知聶昌曰今百
姓困匱養數十萬兵于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兩道兵
勿前 戊辰王雲至真定幹离不軍使從吏先還言
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至軍
乃議和會幹离不粘沒喝亦使王訥等來帝乃命馮
澥副康王往康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為金人所却
康王遂不行及雲還言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鎮不

不奔三鎮
虛文耳其
意必欲主
和

秦檜起

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 已巳詔集從官于尚
書省議割三鎮百官多請割與會李若水使歸亦慟
哭于庭請與之以紓國禍何棗曰三鎮國之根本奈
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梅執禮
呂好問洪芻秦檜等皆主棗議而唐恪耿南仲等力
主割地棗論辯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弃地
則并其民弃之爲民父母而弃其子可乎帝悟乃止
棗退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
定已失不若任其所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
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

以戰鼓為
風鶴

相動者 時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
威勝隆德軍澤州皆陷官吏弃城走者遠近相望壬
申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
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
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
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
甲戌金活女帥衆先渡孟津粘沒喝從之于是知河
陽燕瑛河南留守西道都總管王襄皆弃城走永安
軍鄭州悉降于金粘沒喝既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
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畫河爲界於是京師戒嚴

李若水

遣馮澥李若水往使行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爲金兵至左右謀取聞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止有歿爾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旣行始知和議必不可諧屢附奏言之乞申飭守備王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康王使幹離不軍許割三鎮奉袞冕玉輅尊金主爲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康王由滑濬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虜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之計民恐之及是次磁

大計

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康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姦賊也康王出廟行民譟執雲殺之時幹離不軍濟河遊兵日至磁城下蹤跡康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康王如相服橐鞬部兵以迎於河上康王遂行至相勞伯彥曰它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岳飛亦因劉韜見康王令招賊吉倩倩以衆降康王以飛爲承信郎議者謂是役王雲不死康王必至金無復還理丁丑何臬罷臬主戰守與唐恪耿南仲不合罷爲開封尹以陳過庭爲中書侍郎孫傳爲兵部尚書傳上書乞復祖

宗法度帝問之傳對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奸時謂名言以郭京爲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先是孫傳因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虜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桌尤尊信之或謂傳曰自古未聞以此

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爲國家羞傳怒曰京殆爲時而生虜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傳言若告它人將坐沮師之罪揖使出又有劉孝竭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效京所爲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幹離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耿南仲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爲揮涕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即命南仲如河北幹離不軍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言兩河之人忠勇

小人本色
盡見

萬一爲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
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鈐轄趙子清麾衆殺昌抉其
目而齧之初南仲爲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
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已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
力沮戰守與吳开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
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洵偕行至衛
州衛鄉兵欲殺洵洵脫去南仲遂走相州以帝旨喻
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
始安 甲申以孫傳同知樞密院事曹輔僉書院事
以范致虛爲陝西五路宣撫使令督勤王兵入援

霍安國林淵張彭年趙士許張謀于潛沈敦張行中死節五人死節失名

金人入懷州知州事霍安國被圍扞禦不遺餘力
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城竟陷粘没
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爲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
問餘人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許張謀于
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
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粘没喝令引於東北鄉望拜
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
無噍類 乙酉金幹萬不自真定趨汴僅二十日至
城下屯于劉家寺粘没喝自河陽來會屯于青城使
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爲唐恪耿南仲

通鑑卷三十八
四三
遣還于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
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
平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遣使以
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
為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唐自天寶
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
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此地亦宜守據秦雍
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見批前文開封尹何臬入
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
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丁亥李

張叔夜伯
奮仲熊父
字勤王

胡直孺

回免 巳丑南道都總管張叔夜聞召即日自將中
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至尉
氏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
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銳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暫
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領之加延康殿學士時東道都
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于拱州兵敗被
執金人示于城下都人大懼 庚寅帝幸東僻勞軍
復元豐三省官名 以何臬為門下侍郎 閏月
壬辰朔唐恪罷恪無經濟大畧從帝巡城為都人遮
擊策馬得脫遂臥家求去御史胡舜陟劾恪知慮不

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內侍今國勢日蹙誠不可
以備位乃罷以何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馮澥至自金軍以為尚書左丞澥與李若水至懷州
金使蕭慶挾與俱還 詔張叔夜僉書樞密院事將
兵入城

朱熹曰叔夜領兵合駐附近以為牽制且伸縮自
如一入城便有掣肘所以迄無成功

癸巳粘沒喝軍至城下甲午雨雪交作帝被甲登城
以御膳賜士卒易火飯以進人皆感涕金人攻通津
門數百人縋城禦之焚其砲架五鵝車二驛召李綱

高師旦死
節
以夜斬金
將

為資政殿大學士 乙未金人入青城攻朝陽門丙
申帝幸宣化門以障泥乘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戊
戌殿前副都指揮王宗澆與金人戰于城下統制高
師旦歿之癸卯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與之大戰斬其
金環貴將二人遙見金兵奔還自相蹈籍溺隍歿者
以千數甲辰大雨雪金人陷亳州乙巳大寒士卒噤
戰不能執兵有僵仆者帝徒跣祈晴召諸道勤王兵
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萬可用然亦什失五六因
時令挑戰以示敢敵 金人遣蕭慶復來言不須上
出城只須僕射何臬議事又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鄆

胡唐老

王為質上曰朕為人子豈可以父為質詔越王往將行而粘沒喝以兵來逐越王乃止于是金人宣言失信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已酉詔遣馮澥曹輔與室室仲溫士諱如金軍以請和既至粘沒喝即遣之歸不與交一語已而攻城愈急 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庶王奉使至磁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為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桌以為然密草詔橐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康王為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遘為元帥汪伯彥宋澤為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仔至相

秦仔

劉定

州於頂髮中出詔康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 彗星出長竟天 壬子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水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 甲寅大風自北起俄大雨雪連日夜不止 何桌數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丙辰郭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鼓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歿于護龍河填尸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金兵遂登城兵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仲友歿于亂兵宦者

何慶言陳
克禮高振
戰死

黃經國赴火歿。統制官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殺。秦元領保甲斬關遁，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為追騎所殺。京城遂陷。張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種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率其眾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傳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傳訶之，宣以語侵傳，好問譬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士以出，誠為」

蔣宣

王倫起

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訕服曰：「尚書真知軍麾，其徒還王倫者，文正公且第勗玄孫也。家貧無行為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至是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帝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遂自薦其才。帝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宰相何卓以倫小人無功，除命太峻，奏補修職郎，斥不用。何卓欲親率郡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還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還命何卓及濟王栩使其軍以請成。

粘沒喝幹萬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戊午何桌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自乙卯雪不止是日霽夜有白氣出太微彗星見庚申日出如血無光辛酉帝如青城粘沒喝軍何桌陳過庭孫傳等從奉表請降以金遺二酋二酋云其主欲別立賢君宜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帝號帝默然桌喜和議成既歸都堂作會飲酒談笑終日史臣曰金人自陷太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為言李邦彥吳敏耿南仲唐恪皆墮其計獨何桌孫傳

地不可割
是正論而
初無奇策
又不用正
人是可恨
可

以為地不可割朝廷任之然初無奇策可以濟難城破乃反傾意講和夫不信于造謀之始乃反信于破城之後孤天下之望致君播遷由惑于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十二月壬戌朔帝留青城粘沒喝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檢視府庫帑藏凡朝廷之事必先關白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萬人分為五軍而進既渡河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渡河見康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康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楊祖以三千人至張

梁楊祖

張俊
楊沂中

俊苗傳楊沂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齋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挾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康王遣澤先行。康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癸亥。帝至自金營。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帝詰延福宮朝太上皇。奏曰。金人以別立賢君為

詳妃

歐陽
死節

言。可且以弟康王為主。以延祖宗社稷。時康王母韋妃在側。言曰。二宮許以康王繼位。可急詔四方兵赴京師。金人必不止於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熟計之。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于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賑民。縱民伐紫筠。館花木以為薪。丙寅。金人索京城騾馬御馬而下七千匹。悉歸之。又索少女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祗應宮嬪不肯出宮。赴池水歿者甚衆。遣劉韜陳過庭折彥質等為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界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而往。珣上書極

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它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爲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歿來矣。汝等宐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歿之。珣字全美。廬陵人。范致虛會陝西節制錢蓋師。凡十萬入援。至潁昌。聞汴京破。西道總管王襄南遁。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帥步騎號二十萬。命馬祐昌統之。以趨汴。以僧趙宗印爲參議官。致虛將大軍。遵陸。宗印將舟師趨西京。宗印又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行爲一軍。號爭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于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師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婁宿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歿者過半。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陝府。致虛以餘兵入潼關。金初稅牛具。每牛三頭爲一具。每牛具賦粟五斗。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九

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五十九 丁未正月起至四月止

欽宗二

靖康二年 金天會五年 春正月辛卯朔帝朝太上皇于崇

福宮粘沒喝遣其子真珠同虜使入入賀帝命濟

王栩如金營報謝 壬辰遣聶昌耿南仲陳過庭出

割兩河地降金民堅守不奉詔凡累月止得石州

甲午詔兩河民開門出降金民猶不肯 己亥陰曠

痛哉公守之民仕宦無耻小民有心

風迅發夜西北陰雲中有如火光 庚子金人索金銀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棗李若水以爲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傳謝克家輔太子監國而與棗若水等復如青城唐恪聞之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閣門宣贊舍人吳革亦白棗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虜計棗不聽帝出城百姓數萬人挽車駕曰陛下不可出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曰皇帝且去暮即返矣百姓投瓦礫擊之瓊遂以刃斷挽者之手車駕至郊張叔夜猶叩馬而諫帝曰朕爲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衆皆哭帝回首以

吳革

字呼之曰稽仲努力 丙午割地使劉韜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韜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歿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與其徒歿不若北去取富貴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乃手書片紙曰忠臣不事二君必歿矣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燕人歎其忠瘞之壽聖寺西岡上遍題窓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韜字仲偃建州崇安人舉進士爲豐城尉歷延康殿學士兩河宣撫副使莊重寬厚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奪初在西

劉韜

通鑑卷五十九 宋紀 徽宗二
州爲童貫所知故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者不復短其前失云 副元帥宋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

戰
王孝忠死

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西遼主大石引兵東還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獬虎思幹耳朶改元康國以蕭幹里刺爲都元帥率騎七萬東征以青牛白馬祭天誓衆興復幹里刺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歸大石曰皇天弗順數也 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粘沒喝幹商不留不遣太學生徐揆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其略曰晉楚莊王入陳欲以爲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失

徐揆

為君而屈
毅然請然

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郡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皇帝親屈萬乘。兩造轅門。越在少莽。國中喁喁。跂望屬車之塵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竊惑之。今國家帑藏既空。編民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迹。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留質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元帥必不為也。願推惻隱之心。存始

揆死節

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奉獻。則楚封陳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厲聲抗論。為所殺。揆衢州人。靖康元年。試開封。為舉首。未及大比。而遭國難。云。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虜犯蔡州。知鄂州。崇陽縣李涓。持兵入援。至城下。與虜戰。創甚。猶被血。以戰死之。涓字浩然。潞州人。崇矩之後。駙馬都尉。連最曾孫也。以蔭為殿直。召試中書易文。階至是。死節。上官有忌涓者。誣涓遁去。蔡人以其尸。

李涓
死戰

白之贈朝奉郎 金人根括津搬絡繹道路上遣中使歸云朕拘留在此候金銀數足方可還於是再增侍從郎中二十四員再行根括又分遣搜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之家凡八日得金三十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萬詔令權住納時根括已申了絕二月軍前取過教坊人孟子著內侍蓋折鑿官周道隆等各有窖藏金銀乞差人搜取二酋大怒遣金牙郎君來責云少尹已稱盡數發絕何由尚有藏匿遂發所窖於是開封府復立賞限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城內復得金七萬五千八百兩銀一百十四萬

五千兩衣段四萬八十四匹納軍前粘罕以金銀不足殺提舉官梅執禮陳知質程振安扶四人胡唐老胡舜陟姚舜明王坦各杖數百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未足當縱兵於是再括 丁巳金人索郊天儀制及監書圖籍印板 戊午金人索大成樂器太常禮制器用以至棊碁博戲之具珍奇圖書等物悉置金營凡四日乃止 二月辛酉朔帝在青城丙寅金人壑南薰門路人心大恐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玠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爲人主者孫傅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爾若立異

通鑑卷五十九 宋紀 五
姓吾當歿之。上表金人請立趙氏不報。金人邀上皇出城詣軍前。上皇將行。張叔夜諫曰：「今上皇帝一出不可復歸。陛下不可再出。臣當率勵精兵護駕突圍而出。庶幾僥倖于萬一。縱虜騎追之。臣當以身決於死戰。陛下或可以偷生。天若不祚宋。死于封疆。不猶生陷于夷狄乎？」上皇遲疑未行。欲飲藥爲范瓊所奪。范瓊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封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

家爲保。毋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率令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之。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不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當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傳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

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傷。誤中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歿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玠莫儔督脅甚急。范瓊以危言警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爲太子傅。當同歿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歿。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

若水死節

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曰：汝爲封豕長蛇。游食上國。所需金銀之外。種種無厭。貪人土地。害我生靈。真劇賊。粘沒喝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謂其僕曰：我爲國歿。職爾。奈并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搗破其唇。隄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歿。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歿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若水字清卿。曲周人。初名若冰。以上舍登第。爲元城尉。濟南教授。遷太學博士。召對。賜改今名。歷徽猷閣學士。吏部侍郎。歿年三十五。

呂中曰：李若水嘗主車駕出城者也。使其不歿。亦

在誤國之數。惟其一。歿明白昭晰。故誤國之罪。釋而言忠義者稱焉。

尹焯在洛。闔門被害。焯死。復甦。門人昇至山谷中。遂遁商州。庚辰。康王有衆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亦以部兵數千至東平。康王遣真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激齋蠟詔。自汴京至命康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康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康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

張俊大計

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康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避。癸未。吳玠莫儁復召百官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問於玠儁二人。微言虜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及孫傳。置軍中。粘沒喝召叔夜。給之曰。孫傳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傳同歿。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歿而已。

張浚
趙鼎
胡寅

金人皆義之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歿恪字欽叟錢塘人為相無濟時大畧金兵再至許割三鎮諭止諸道勤王兵既預推戴署狀而歿不足贖也。王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眾以立張邦昌意眾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為爭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為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吳玠莫儔持狀詣軍前請邦

馬伸

昌入居尚書省 戊子夜白氣貫斗咸寧宮火 三

月辛卯朔帝在青城 金人遣張邦昌入城居尚書

省令百官班迎勸進閣門宣贊舍人吳革謀先誅范

瓊革劫還二帝以討邦昌期以三月八日舉事與謀

者呂好問馬伸張所吳倫等數人又有內親事官數

百人皆以不忍屈節立異姓殺妻奴焚所居同謀舉

義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入言邦昌以

七日受冊請急起兵革乃被甲上馬至咸豐門四面

皆瓊黨給革入帳即執之脅以從逆革罵之極口引

頸受刃顏色不變其麾下百人皆歿革字義夫華陽

張所
吳倫

華及麾下
死節

通鑑卷五十九
人國初勛臣廷祚七世孫也少好學喜談兵再試禮部不第乃從涇原軍幹辦經畧司公事歷官武功大夫聞金人犯京嘗請帝幸秦川出兵牽制衆言已入皆不果用至是歿節 丁酉金人奉冊寶至立張邦昌爲帝國號大楚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皆慘怛邦昌亦變色唯王時雍吳玠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百官皆加權字以王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吳玠權同知樞

密院事莫儔權僉書院事玠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唯玠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王時雍每言事稱臣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邪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柙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秉哲玠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時雍蜀人也在蜀爲市伍圖利人謂之三川牙

郎至是都人又號為賣國牙郎。開儔為虜，須索朝往。暮還，都人亦目之為賣國吳牙。夏四月庚申朔，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初，上皇聞張邦昌僭位，曰：邦昌若以節，不知人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尸君之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霑襟。至是，韓侂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輩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桌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等由鄭州去而歸。馮濟曹輔路允迪孫覲張澈許世勛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

等于張邦昌。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于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為之一空。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史臣曰：初，韓侂不之北還也，以粘沒喝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還之後，為宋計

通鑑卷五十九
者宜為遠謀。而乃忽李綱種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為無虞。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以塞。而猶議三鎮。奔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于童蒙。王梁之門。無可以繫天下之望。唯以割地請和為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

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百乘載諸王後宮。皆胡人牽駕。不通華言。至邢。趙間幹。離不遣郭藥師迎謝。

滕茂實

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師慙而退。幹離不又請王婉容位。帝姬與粘沒喝次子作婦。許之。至燕山館于延壽寺。帝自離青城。頂青氊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蓋嘗副路允迪出使者。粘沒喝逼茂實胡服。茂實力拒之。見者墮淚。茂實請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帝遂由代渡太和嶺。至雲中。呂好問謂張邦昌曰。相公欲真立邪。抑姑塞虜意而徐為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爾。女真既去。能

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虜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車駕未還。下文書不當稱聖旨。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言于邦昌曰。伏見逆胡犯順。且逼立相公。以定國事。相公所以忍歿就尊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亦以相公必定趙孤也。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亦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

以爲外挾強虜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爲久假不歸之計。一旦喧闐。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帥。以示無間。一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取。埃立趙氏曰。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而福。不然。伸有歿而已。必不敢輔相公以爲叛臣也。自邦昌僭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馬伸始貽書稱太宰相公。書入邦昌氣沮。甲子張邦昌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遣人至濟州訪康王。其策太后語有曰。尚念宋氏之

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識者有以覘**邦昌**之意非真為趙氏也。郭京自京城走沿路稱撒豆成兵假幻惑眾至襄陽有眾三千餘屯洞山寺欲立宗室為帝錢蓋王襄及張思正等止之不從會有自京城來具說東謀國事思正囚京刺殺之。呂好問謂張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鼻致討悔可追邪。宗室子崧知淮寧府聞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眾登壇歃血同獎王室。康王遣使擢為大元帥府參謀官。子崧

趙崧

翁彥國

又移書訶斥張邦昌使其反正。并曉王時雍等辭指激切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它日噬臍悔無及矣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不聽。克家至濟州勸進。康王不許張俊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早正大位。既而邦昌又遣蔣師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爾非敢有他也。康王復書與之而諭宋澤等以為邦昌受僞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踪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

使澤決大計

太后聽政

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邦昌又遣謝克家及王舅忠州防禦使韋淵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復以手書。勸太后曰。元祐皇后。庚午。太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以馮澥為奉迎使。邦昌自稱權尚書左僕射。率百官勸進而退。居于資善堂。謝克家等至濟州。康王慟哭受寶命。克家還京。辦儀物。俾主嗣統。皇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稜纒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

涇漢草制

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歿為辭。然事迫于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

此等文字
亦是口代
天言是有
宋大手筆

未勝非

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
茲唯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
至計庶臻小愒同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
吾意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
請康王即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
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康王遂決
意趨應天府既發濟州鄜延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
來會康王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西道都總管王襄
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康王至應天府
邢昺來見伏地慟哭請死康王撫慰之王時雍等奉

乘輿服御至羣臣勸進者益衆康王命築壇于府門
之左擬以五月庚寅即皇帝位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九

趙善氏

